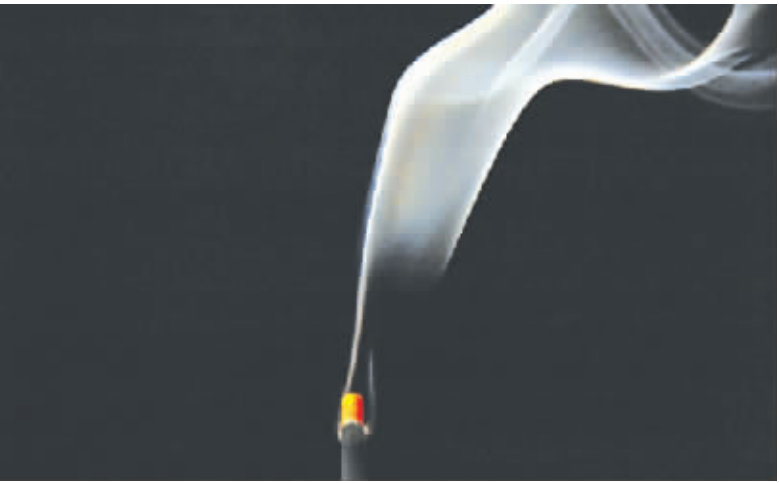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□ 林漳

烟,也作菸,前者从于音,后者从于物,盛产于南美,明朝期间,传到中土,自此国人趋之。装烟之器皿开始是烟枪,它是抽旱烟人士的装备之一,其外有一壶或一囊。若在其时,你长安街行走,可见皆是腰别烟袋,手持烟管的人,好比二十世纪初,腰别手机,风尚得很。文人中把旱烟发扬光大的当是纪大烟袋纪

昀,草堂之中,他边抽烟边伏案疾书,烟是他灵感之源。

与旱烟相对的是水烟,大概在清乾隆期间流行。此物本是波斯之物,后随中土与波斯贸易交流频繁,被有闲人引入。舶来品终是好物,取代旱烟成为国人所好。抽一次水烟的装备比较复杂,难见阡陌之上,具有阶级性。所以到民国,旱烟又重振雄风。乱世之中,谁有闲情逸致弄那繁琐之物?只是烟枪的长度大大缩

烟味弥漫

短,从一尺多长变成一指多长,奔波途中,暂寻小隙,抽上一口,忘掉舟车之苦,再次上路。

到了抗战时期,纸烟正式成为烟民的必选品。口叼一根烟,手持枪(武器之枪)才是正道。没有谁有工夫一手拿烟枪,一手拿步枪,奋战沙场。建国之后,经济发展,香烟也越发精致,烟管更加短,成为滤嘴状,与纸烟结合在一起。看来,如少女的裙子,随时代的前进,烟管有越来越短的趋势。只有知性的男女才偶尔想起长比短好。

我对烟有初步的印象,真真确确是从旱烟开始。大概在我八九岁,乡里有一老者,他喜好吸旱烟,颇有遗民之风。他的孙子是我的好朋友,大我四岁。每次他帮爷爷买烟草赚脚步费,如果他爷爷不给,他就哭闹,他一哭恼,爷爷就拿着烟枪敲他

脑袋,他就乖乖买去(当然,钱还是少不了的)。我见识了烟枪的威力同时也羡慕同伴有外快。我幼小的心灵暗暗的期盼父亲吸上烟,有一天也派遣我去买烟。现在想来可笑,哪有人子弟的希望父母染上烟瘾。这种时刻终于来临,父亲把买烟的任务交给我,问题是他把烟费算得很清,我甭想抽得一分一毫。可能这是对我邪恶的愿望的惩罚。

往往一根香烟就确立小孩之间的权威,尽管只是从地上捡起来的烟蒂。在他们心目中,香烟就是真男人的象征。到了他们长大之后,他们才会得出相反的结论,为时已晚。厕所中,女人谈话消遣,男人则抽烟,如厕之后,他们自身屁股带走了,却遗留另一种屁股——烟屁股,大煞后来人雅兴。

女人忠诚于衣物,男人忠诚于

烟酒。而且入迷者被称为“烟鬼”或“酒鬼”。“鬼”一方面显示上瘾等级,另一方面也宣示着你的一只脚已踏入鬼门关。世人是惮于面对死亡的,只有在烟酒这两者上,明知后果而一往无惧。戒烟说起容易做起来难,原因在于“烟鬼”们认为吸烟是一种自身行为,与外界无关。戒烟组织也片面强调烟对吸烟者的危害而忽略对公众的影响。我自认为好的戒烟宣传应该让烟民们知道,你吸一包烟,你的家人可能吸的二手烟就相当于三包。不能你快活了,你的家人却痛苦了,甚至先你而去。我认为爱的力量才是治理一切的良药。

假设将来老伴先我而去,我就会吸上一根烟在庭院中,追思以往时光,也期盼早点与她相聚。

哎哟,我这不好烟者,却妄谈烟论,也该停笔了。

一段难忘的日子

□ 张辉琼

不知不觉间,我已在烟草行业工作了二十年。前九年,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烟叶技术员,每天走村串户,宣传烟叶政策,发展烟叶面积,指导烟叶育苗,组织物资供应……。在这九年的烟技员工作中,有许许多多让我难以忘怀的人和事,其中有一段日子最令我感动,在那段日子里发生的事让我铭记一生。

那是一九九六年的春天,春节刚过,已有五个月身孕的我来到都正湾镇张家台村,开始了新年的工作。

在烟叶生产上有这样一句俗话:苗是金,管是银,晾棚是个聚宝盆,为了不误生产季节,只有先在集中点办现场培训会,再沿门上户发放烟种,指导育苗。虽然怀孕给我带来了诸多不便,但在工作上丝毫不敢怠慢,有时一天下来,要走十几公里的山路,给十来户烟农指点育苗中存在的问题,真是累得腰酸背痛,口干舌燥。

大约有两个月,我就这样忙碌而又艰辛地工作着,疲倦而又充实

地生活着,在这两个月里,我体验到了烟区农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纯朴真情。

由于是烟叶育苗的关键时期,下乡到户的时间很多,村里的烟农看我挺着个大肚子,一到农户,连忙端茶递水、生火做饭,怕我渴着饿着,天黑了,留我住宿,下雨天,怕我撑着,主动送我回收购组……

张家台村的李大妈,更是待我像亲生女儿,她看我行动不便,便定时到收购组帮我挑水,每隔一段时间,就送来了刚上季的新鲜蔬菜。那年,站里漂浮育苗大棚的试点就选在她家,大棚的管理精细复杂,烟苗出芽后,晴天早上要揭膜通风,下午要盖膜保温,还要随时掌握烟叶的长势状况,从收购组到她家,一个来回大概有五公里路,为了减轻我的负担,李大妈让她的儿子承担了大棚的管理工作,我只需定时到大棚进行检查,工作压力减轻了不少。

走村串户的下乡工作虽然很累,但那一厢厢整齐的苗床逐渐生出的点点新绿,为我的工作增添了无比信心,那一句句关心的话语中透出的缕缕真情,给我的心灵带来

了莫大安慰,身体的疲劳被幸福的感觉取代了。

也许是太累了的原因吧,当烟苗假植完毕的时候,怀孕七个多月的我突然感到身体不适。经保育员黄妈妈检查,确认是早产先兆,我一下子吓呆了,那时村里的人到镇上可难啦,要走十多公里的山路才能搭到到镇上的巴士车,收购组离镇上的卫生院有三十几公里路呢,又没有任何通讯工具,更何况那天是夜晚十一点多钟,该怎么办呢?

由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,一种深深的恐惧袭上心头,涉世不深的我不知所措。还是黄妈妈沉着,她安慰我说:“小张,不要紧,等天亮了再说,今晚我不回家了,就在这里陪你!”这时对门的郑大婶也来了,她俩就坐在床边陪着我,直到天亮。那一夜,收购组里灯火通明,笑声不断。

第二天早上,生产的迹象越来越明显,只得在收购组待产,黄妈妈做好了接生的准备,经过几个小时的阵痛,中午十二点钟左右,一个十分瘦弱的小男孩出生了,疲惫不堪的我望着身边瘦小的婴儿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强忍着没流下来。因为身边没有一个家人,我必须坚强地承受这一切。

“小张,睡醒了没有,吃点面条

吧?”李大妈轻轻摇醒了睡梦中的我,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递到了我面前。由于极度疲劳,我已昏睡了三个小时,等我醒来,收购组里可热闹啦,村支书的爱人送来了猪蹄子和鸡蛋;高伯伯送来了红糖和面条;七十多岁的王奶奶也送来了白炭和炕篮,她还说:“小张,五月的天气,雨水多,你肯定用得着!”其他的村民送的奶粉、营养品堆了满满一桌,婴儿用的衣物、尿布也装了满满一纸箱。

由于事发突然,家人还没有到来,李大妈当起了保育员,郑大婶当起了炊事员,专门照料我和婴儿的饮食起居,看着一屋子忙忙碌碌的人,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,我激动得泪流满面。

可就在第三天早上,天气突变,大风大雨来临,那时的五尖山收购组屋顶全部盖的是石棉瓦,经不住狂风暴雨的袭击,大约二十分钟时间,屋顶的石棉瓦一片一片被风吹走到了门前的公路上,收购组内到处积满了水,真是到了无处藏身的地步,当时孩子的爸爸还没来到收购组,李大妈抱着刚出生的婴儿一会儿躲在这个房间的门板下,一会儿躲在那个房间的门板下,急得团团转,我呆呆地望着随风飘落的石棉瓦,不知如何是好。就在这时,对

面的郑大婶不顾大风大雨,不顾农村的陈旧习俗,把我们接到了她屋里,安顿下来,这一住就是一个星期,直到房屋修整好才搬回收购组。

在坐月子的日子里,村子的人又陆陆续续地送来了鸡蛋、猪蹄、猪座子,以至于一个月都没吃完,来看我的人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哪家的烟苗假植了,哪家的烟苗多得送人了,还有哪家的烟田上肥了,以至于一个月从不寂寞。那段时间,收购组人来人往,络绎不绝,那个个月,假植后的烟叶全部移栽到大田,在我满月回家的那天,透过车窗,已能看到一株株生长旺盛的烟叶,碧绿而健壮!

如今,十四年过去了,儿子已由一个瘦弱的婴儿长成了活泼健康的大男孩,我早已调离张家台村,回想起那一年发生的那些事,我都感动不已。每到烟叶育苗的季节,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烟农,回味那段难忘的日子。

现在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地点,我会主动给烟农留下联系电话;每每听到烟农拨打我的电话,我会耐心听他们倾诉,认真解答他们的疑惑;每次碰到烟农到镇上办事,我会真心挽留,盛情款待。我要让所有的烟农都体会到:烟草人与烟农鱼水情深!

烟水情深

□ 陈万知

烟从小就是一个娇嫩的孩子,她从不像别的孩子那样顽强,她总是靠着水的滋养,她喜欢被水淋得湿露露的,从头到脚,每每这时,水儿总是微笑着看着烟儿……

有时,烟儿会碰到一些令人丧气的事,但在这时,温柔的水儿总是静静地抚慰着烟儿。

春天,水儿将烟儿托在他柔软的身体上,漂来漂去,使烟儿从那重重的白壳里露出了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烟儿渐渐长大了,她发现心里有一样东西让她牵挂——那就是水儿。

烟儿终于鼓足了勇气告诉水儿她喜欢他,水儿却沉默了。“你为什么不说话?”烟儿问。水儿依旧沉默着,只是开始轻轻地摇着头。

一天,太阳说烟不能爱水。这是大自然的规律,烟儿得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定居,而水儿是居无定所的,时常到处漂流的。

转眼夏天到了,烟儿被人一根根地拔出,烟儿奋力地挣扎着,不离开水,坚定地说“我要和你在一起,水儿。”水儿还是轻轻地摇着头。

夏日烟儿躺在了龟裂的土地上,奄奄一息。这时烟儿是多么的想念水儿呀,多想回到春天,躺在水儿温暖的怀抱里,摇晃着入睡啊。每每想到这里,烟儿心情更加糟糕,整日里垂头丧气,无精打采。

突然一天,哗一瓢水从烟儿的头顶淋下,烟儿抬头一看是人在给他浇水,她顾不了许多,和水相拥在一起,欢呼雀跃。

烟说:“你看不见我眼中的泪,因为我被水淋透了。”水说:“我能感觉得到你的泪,因为你在我心中。”

三婶藏烟

□ 营口

那一年,我和妻调到城里工作不久,儿了出生了。我们合计着给孩子找个保姆,妻想了想说:“让三婶过来吧。”

三婶没有儿女,三叔又过世得早,靠着三叔留给她的几亩地,一个人孤独地过了十几年。常听母亲说,小时候,是三叔三婶把我带大的,那时候,母亲随父亲在外面跑单帮,就把我托付给三婶照料。也许是没有子女,三叔三婶待我如同亲儿子,一直把我带到十岁。

三婶是个勤快人,自从到我家后,整天屋里屋外忙个不停,家里被她拾掇得一尘不染。一天午饭后,我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看报纸,突然抬头瞧见三婶坐在对面怔怔地看着我微笑。我下意识地抽出一支烟扔了过去,没想到三婶没有拒绝,拿着烟在手上不停地摩挲,又放在鼻子下闻着,我要给她燃上,三婶却说:“不忙不忙,我晚上再抽。”从此,我知道了三婶会抽烟,有事没事也就时常递一根给她。三婶也不推辞,可总也不见她点上。

快过年了,三婶也回去了。除夕上午,我回了趟老家,和父亲一起到祖父的坟上烧点纸。我们刚要在草地上放祭品,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:是三婶。只见她跪在三叔的坟前,从布包里一样样地拿出东西,最后居然从一个盒子里倒出一大把白花花的香烟,整整齐齐地排在坟前,口中还念念有词:“老头子,这是你大侄子孝敬你的,他知道你烟瘾大,特地托我给你捎过来……”

看着三婶一根根地将香烟点燃,我的心里一阵难过,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……

雪茄,是用来“叹”的

□ 王虹

来自香港的 Bruce 本职是一名设计师,但他对雪茄的热情与投入丝毫不输给他对工作的爱。近日,在深圳一家红酒坊举办的雪茄品鉴会上,记者专门请 Bruce 介绍了他对雪茄的品鉴之道。

期待中国造出更好的雪茄

与红酒一样,雪茄烟草的风味和品质是由生产地的土壤和气候造就的。而古巴的雪茄也如法国红酒一样成为了国家的一个代名词,在 Bruce 的口中,古巴雪茄优雅、复杂,更有内涵,不愧被称为雪茄中的劳斯莱斯。

“古巴雪茄的价格现在已越推越高,这与它的历史、知名度、品牌建立和关税等有关。现在,有不少其他国家也出产高品质雪茄,如多米尼加的雪茄有一定品质,价格也不如古巴雪茄昂贵。此外,尼加拉瓜、洪都拉斯、荷兰和巴西的雪茄也都有各自的生存空间。雪茄是品尝之物,因口味不同,这些产地的雪茄逐渐建立起一群爱好者。”

据 Bruce 介绍,雪茄对于古巴本土、南美的人民而言是一种生活的必需品,欧洲市场也已朝着将雪茄年轻化、女性化的路上行进。而在中国,雪茄仍然被认为是上流社会

的奢侈玩意。如此看来,中国的雪茄市场虽仍处于初级阶段,但 Bruce 认为,现在也正值中国雪茄市场不断上升之时,而且空间极大。“如今中国已经撑起了整个古巴雪茄的市场,每年消耗古巴雪茄的产量增长达 30%。而中国也有很多自己的烟厂,到底我们能不能制造出中国自己的雪茄,我很期待。”

雪茄不是香烟的替代品

“雪茄不能说是香烟的代替品,香烟可以随时随地抽,但雪茄是要来‘叹’的,尤其最适合在饭后享用。抽得越急,越不能品尝到雪茄的风味。”Bruce 说。

对于刚入门抽雪茄的人们, Bruce 建议他们从温和一点的雪茄开始抽。“雪茄风味分为 mild (温和)、medium (中等浓郁)、full-bodied (浓郁) 三种。资深的雪茄客一般喜欢 medium 到 full-bodied 的雪茄,而初玩雪茄的人可挑选较为淡雅顺口的雪茄品牌。”

在什么样的时间,什么样的场合享用何种雪茄是一门学问。“早上抽雪茄可挑选比较小的 Corona 型号(5 英尺半,环径 42),午餐后或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,则可以挑选 Robusto 型号(5 英寸,环径 50)。当你约上三五知己谈天说地时,最适合享用 Churchill 型号的雪茄(7



英寸,环径 47),抽上两个小时也不是问题。”Bruce 还特别提到,在用餐时以烈酒配雪茄更好,比如威士忌、白兰地等。在饮用红酒时,应品尝 mild 到 medium 的雪茄,因过于浓郁的雪茄会淹没红酒的滋味和个性。也可在抽完雪茄后用水漱口后再品尝红酒。

Bruc 试过的雪茄近百种,他最钟情最喜欢 Montecristo 的风味,有着无可比拟的香气和口感。

雪茄客要敢于尝试不同风格的雪茄

“雪茄已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必需品。品味雪茄赋予我灵感和思考空间,尤其当我烦躁时,雪茄

可以让我全身心地放松。”Bruce 说。

Bruce 对雪茄的爱好从中学就开始了,品尝雪茄也已有十几年光阴。“我本身是一个烟民,真正接触雪茄是在中七时(高中三年级),但当时并不很懂雪茄也不会欣赏。直到朋友送了一盒古巴雪茄 Paryc 给我,才真正触发了我对雪茄的感觉,从此就一头扎进了对雪茄的尝试和研究中。”

“要成为一名好的雪茄客,必须花时间钻研。每一样事物的可爱和好玩之处都是因为它有历史。所以雪茄客必须不断丰富自己对雪茄的认识,包括烟草、烟厂的历史背景。”

Bruce 在三年前曾去过洪都

拉斯生产 Rocky Patel 雪茄的烟厂,亲眼看到了雪茄的整个制作过程,品尝了不同风格的雪茄,更重要的是“感受了当地的风土人情”。而 Bruce 今年也打算去古巴一趟,领略历史最悠久的雪茄风情。“有条件的雪茄客不妨到雪茄出产国走走,因为正是当地独有的风光和历史赋予了雪茄的独特个性。在当地品尝的即使只是一支很普通的雪茄,那样的感受也是你在国内抽一支极其昂贵的雪茄所不能取代的。”

Bruce 认为,雪茄客一定要勇于尝试,不能固步自封。“有些人只认古巴雪茄,别的雪茄碰都不碰。其实新兴国家的雪茄不差,它们拥有各自的风格。我们应该抱着开放的态度,接受不同风格的雪茄。”